

一部最值得期待的茶文化小说 一部悲欣交集的历史文化小说

清

武夷往事 旷世名茶 茶商传奇 家族恩怨

刘林风 著

茗

一部最值得期待的茶文化小说
一部悲欣交集的历史文化小说

清

乌龙茶传奇

刘林风

QINGMING

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清茗/刘林风著. —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08.11
ISBN 978-7-80587-940-6

I. 清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65252号

书 名 清 茗

作 者 刘林风 著
责任编辑 王 跃
封面设计 马吉庆
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)
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 23.5
字 数 410千
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~8 000
书 号 ISBN 978-7-80587-940-6
定 价 29.00元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“吃茶去”

刘林凤

1

记得《清茗》完稿的那天是2008年的9月28号晚上。我一个人在家里站着，看了会儿电视，又给金鱼换了换水。我好像还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，然后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。

有时候，人要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其实是什么都想做。是的，我什么都想做，我想立刻就把儿子接回来，想去逛街，想看那些我从来没好好看过的杂志，想看我淘回来的盗版DVD，我还想在网上看《越狱》，看《绝望的主妇》……但是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我的心里莫名其妙地空旷起来。当我终于把一个庞大的故事勉强讲完的时候，心里却忽然因为曾经的拥挤而变得空旷起来。

是的，空旷，无知无觉，什么都没有，比雪地还干净，比大海还广阔。我后来才知道，这种感觉应该叫幸福，境界最高的幸福。

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

2

知道这句诗的那一年，我去了武夷山。武夷山里有一座寺庙，名字叫天心永乐禅寺，而在我的小说里也有一个天心永乐禅寺。确切地说，我小说里的那个天心永乐禅寺就是这个天心永乐禅寺，虽然为了情节的需要，我让书里的天心永乐禅寺站得离崇阳溪近了一点。

在这座寺庙的四周，有永远开不完的四季桂花和成片成片的毛竹。我常常一个人在寺庙的茶室里坐着，想一些不着边际、深不见底的事情。师父在大殿里诵经，渺茫的经声和缭绕的青烟一起从风里传过来。然后，我站了起来，从师兄手里接过一杯茶。

那是一杯正宗的武夷岩茶。颜色是金黄色的，夕阳一样的金黄色，而且，在那金黄色的水面上，停泊着一缕兰花的味道。

我像每个武夷山人一样，把茶噉进嘴里。然后，夕阳便流到了我的心里，而兰花，也开到了我的心里。

3

如果顺着天心永乐禅寺下的山路一直往下走，我们就可以和崇阳溪相遇；而如果我们沿着崇阳溪再往前走，就可以看到梅溪。

梅溪不曲折，更不妖娆。她流过的地方，山不高，但是山色很绿。顺着她一直往前走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叫下梅的村庄。村里有许多老屋，有马头墙和小石桥，有孩子，有老人，有猫，有狗，还有船。不过，当你背着包想要靠近它的时候，就会有人走出来，问：“你买门票了吗？”

如果你从远方而来，你要买门票。

而你只要买下这张门票，就可以买下下梅的一段历史。

下梅是个有很多很多历史的地方。

在那段历史里，这个村庄曾经很张扬。

它有一条穿村而过的人工运河和一个繁忙的码头。有一个宗支庞大的家族和许多分工明晰的作坊。它还有高大的祠堂和精美的砖雕，有祠堂里朗朗的书声和祠堂外争分夺秒的劳作。

在那段历史里，梅溪边上的下梅顺着梅溪走到了崇阳溪，走出了武夷山，走过了分水关，走过了鄱阳湖，走过了长江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到了它能走到的那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

下梅之所以走得那么远，是因为它乘了船，一艘茶叶做的船。

4

茶真的是一艘船。

它载了一缕清香和一缕纯真，从武夷山出发，无所畏惧地上路。在沿途，它看到了寂寞的山谷，山谷中有石头铺成的羊肠小路和马帮叮当的驼铃。山色清新，危机四伏。

有时，它可以看到喧哗的街市，看到街市上独自走着的小脚女人，看到神色匆匆的商旅和脚夫。一个拖着长辫子的民族正斜眼观察东南方微启的国门，而在那半掩的国门外，盘旋着资本贪婪疯狂的梦想。

在资本的驱使之下，茶走了很远很远的路。一路上，白骨累累，一路上叮当作响的白银在弹奏胜利的凯歌。

而茶，却永远是茶。

它静静地沉于杯底，对杯盏之外的世事浑然无知。

夕阳在杯底，兰花在杯底。

而同样幽静的武夷山，也在杯底。

5

那真是一段奇妙的历史。

在那段历史里，温和迟缓的东方竟然和激情喧闹的西方站在了一起。不好说是西方的激情喧闹征服了东方的温和迟缓，还是东方的温和迟缓捕获了西方的激情喧闹。那是上层建筑的事情，而我，只看到了人，一个个，行走的人。

许多人在这段历史里行走。

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在这段历史里行走。

历史不能重演，而我亦不能走回从前。我只能把我的想象寄托于下梅村祠堂里悬浮的尘埃，借着那些尘埃，历史，忽隐忽现。

或者，我只能翻阅那些沉默不语的书籍，在那些字迹的缝隙里，搜索到历史些许的痕迹。

然而，历史真的不能重演。

我看到的，只能是我以为自己看到的历史。还有许多人的历史。或许，还有许多人的现在。

6

这是我第一次在我的文字里描述这样的历史。

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。

这个描述的过程就像分娩一样漫长和痛苦。更多的时候，是浮躁，和由此带来的崩溃。

不在崩溃中倒下，就在崩溃中重生。但是后来，我学会了在崩溃中妥协。

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妥协，一场和命运的妥协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原原本本按照最真实的想法生活，所以，只要我们活着，我们就在妥协。在妥协中活着，也在妥协中坚

持和不屈。

为了这样的坚持，我舍弃了叙述的完美，舍弃了细节的真实，舍弃了每个字句的斟酌，换来的，是一个基本完整的故事。

7

这个故事基本完整。

只能是基本完整。

知子莫如母。这故事就是我的孩子，我清楚地知道它身上的每一个斑点和瑕疵，知道每一处无法下笔的彷徨与忧郁。但，我无力改变它的美丑和优劣，因为它是我的孩子，而我，已经竭尽全力。

现在，我要做的，就是放下。

我放我的孩子走向它自己的旅途，从我将它带到人间的那一刻，它就只能自己行走于自己的旅途。

因为佛说了，莫向外求。

8

还是回到那座寺庙。

因为那一年的那一月，我常常在寺庙里，坐着等师父。

师父很忙，他的信徒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。他们匍匐于他的脚下，只为了聆听佛的声音。

佛也很忙，因为众生都很忙。佛要聆听忙碌众生的声音，他听见一个人的欢笑，听见一个人的痛哭，听见一群人的欢笑，也听见一群人的痛哭。

然后，佛不语了。他因为沉默而更显高大，因沉默而更见包容。

最后，他瞥见了那只静默的茶盏和茶盏里更加沉默的叶子。他迟疑着将茶盏举了起来。

茶是是金黄色的，夕阳一样的金黄色，而且，在那金黄色的水面上，停泊着一缕兰花的味道。

佛像每个武夷山人一样，把茶碾进嘴里。然后，夕阳便流到了他的心里，而兰花，也开到了他的心里。

于是，佛笑了，我们听见他说——吃茶去。

第一章

1

凡是名山，都少不了水，武夷山也不例外。一条崇阳溪从分水关附近淌出，在武夷山中逶迤南下，到了山外平川处和九曲溪交汇。九曲溪从北到南，不过二十里地，却蛇似的在武夷山中拐了九道弯，所谓九曲回肠，将几座峻秀无比的青山裹进自己柔滑的怀抱。顺着两条河走，武夷山景七七八八收入眼底。

山有仙名，而真正让一座山活起来的，却是水。就像一个人因为有了眼泪而变得生动一样，有了碧水的青山是湿润的，含着感情的，是一个谜团，是润泽着生灵的沃土。就连九曲溪边摆渡的老艄公都知道，武夷山里插根扁担都能长出竹笋来。所以，深山里往往藏着许多悠闲度日的百姓，无论魏晋，不知唐宋，虽不谙世事，却两眼清澈如九曲水。

大概是点染了山头绿树的颜色，闽北的水都清澈碧绿，所谓“碧水”。顺着水波向上望去，总有些姿态奇异的山头立在岸边，似人，似兽，似鸟，似虫，恍若群魔乱舞。更奇的是，这些山每座都是一块完整的赤色大石，如火烧云一般呼啦啦连绵开去，只在山顶密密麻麻地生着些绿树，青烟魔发，诡异莫名。所以，人称这里是“丹山”。先前，常有炼丹的、求仙的和尚道士慕名而来，看了武夷山水，竟觉得仙界不过如此，于是纷纷住下。所以，碧水丹山的武夷山虽然寂静，却不时传出些钟鼓之声，将偏安一隅的山峦点缀成了佛国仙境。

崇阳溪从分水关一路南下，出了武夷山，偶遇一处窄小的平缓之处。就在这片窄小的平地上，起了一座小城，名叫崇安。崇安自古就是武夷山下的第一城，小是小了，却背山面水，风景独好。

靠近崇阳溪的一面，有城门洞开，城门上是宽阔的城墙，隐约可见些历史的遗迹。遗迹固然沉默，深想却是触目惊心。例如那些凹凸不平的地面，乃是六十年前一场大乱留下的。那时，清兵刚刚入关，有个叫陈德容的盘踞崇安，和清兵对抗，最后终于因为粮草断绝，撤出城去。据说当时为了攻城，清兵用箭、用刀、用火、用水，几乎将城墙捣成蜂窝，还是未曾攻入。要不是城里没了粮食，那陈德容估计还要和清

兵周旋下去。陈德容出了城，不曾罢休，而是带了些最忠心的弟兄一起进了武夷山。武夷山山高水深，进去几个人就跟往茶园里放进去几只蜜蜂一样，霎时没了踪影。清兵入了城，因为没有找到陈德容的尸首，还是心有余悸，认定他是藏到山里了。这样，一个在找，一个在躲。找也不是全力找，而是边找边防；躲也不是真的躲，一边躲还一边找机会出来骚扰骚扰。于是，陈德容和清兵又玩起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。直到有一天，清兵终于探出陈德容的残余就躲在山中虎啸岩下的一处崖缝里。那崖缝从里面看，大如厅堂，而从外面看，只是山石上一道不起眼的裂缝而已，所以从来没有入注意过。就是凭借此处天险，陈德容和清兵多周旋了两年。顺治七年，陈德容还是被清兵给剿了。据虎啸岩下天成禅院的老和尚讲，那一年，虎啸岩边的语儿泉淌出来的水都是红的。

进了崇安城，西边，有一处深宅大院，门户严整，似是官宦人家。其实，那门里的主人非官非宦，而是本城最大的茶商——方者仙。方者仙八十有余，已经有十几年不曾出门，只在家喝茶下棋，尽享天伦。方者仙还有一个爱好，就是搜集各种古玩茶盏，唐三彩的杯，宋钧瓷的盏，元的大青花，他都喜好。不过，崇安是小地方，虽自古产茶，但好茶大多流落山外，而喝得起好茶的人，也才用得着好器物，这些器物，也大多在山外。所以，方家虽然开着个自己的古玩店，专门给老爷子搜集各路古玩瓷器，可真正拿到手里的好物件并不多。方老爷子对此也不甚为意，对于他来说，古玩店本来就是守株待兔的地方，兔子不来，你奈它何？活了八十多年了，早就看开了。

四月，天长。方者仙怀里抱着个匣子，在桂花树下坐着打盹。一只花猫在屋脊上逡巡片刻，旋即倏忽而去。老爷子被声音惊起，抬眼看，青白的天光从四季桂花的枝子里漏下来，一片恍惚。摸了摸，怀里的东西还在。他叹了口气，咳了两声，然后艰难地摆了摆身子，重新坐下来。

天井里响起男子的脚步声。方者仙的儿子方茗梅走过来，在父亲身边坐下。尽管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方茗梅在老爷子面前仍然有些拘谨。和身材魁梧的父亲比起来，他看上去有些单薄，人到中年，还没有发福的迹象。

“茗梅，又得进京了。东西都备好了吗？”方者仙道。

“备好了，十几船呢。”

“请镖了吗？”

“请了，南城鹿家镖局的。另外，一路上还有官军护着，应该没有什么闪失。”

皇上对这批茶盯得很紧，今年茶园刚开采的时候，就叫人封了山，不到四月十八，其他茶商茶户都不得私自进山采摘。亏是去年咱那不知春得了头名，京里的三阿哥这才在皇上面前推为贡茶，要不然，咱们今年怕是也得等到官府开禁才能进山呢。”

“好，好，我都知道，你去吧，路上仔细些。”方者仙说。

“哦，爹，我这一走，家里的事可就全靠您了。”

方茗梅刚要转身，忽然想起一事，面有难色地说：“爹，今儿陈运德要是再来找您下棋，您去还是不去？”

“去啊，怎么不去？”方者仙咧嘴一笑。

“爹，依我看您还是别去的好。陈家自去年斗茶赛上输给咱家之后，心里一直憋着口气呢。今年官里亲点了咱方家的茶，更把个陈运德气得病了三天。他这几日总找您来下棋，怕是找机会寻仇的吧。爹，您现在身子不好，若输了棋没地叫他羞辱，我看您还是在家喝茶为好。您要实在想下棋了就叫梓龙陪你杀两盘，这孩子也该在琴棋上下些工夫了，整日只知道混玩儿，不是个办法。”

“呵呵，你走吧你，梓龙好着呢。他要是想读书，就在我身边给我泡茶喝。陈运德来与不来，我心里自然有数。都八十多了，下棋还用你教吗？”老爷子说完，白了眼，不再理他。

“唉，爹，我劝您还是小心为是。”

“去吧去吧，你在家，孩子们都拘谨得不行。”方者仙说着，起身，抖搂了一下衣襟，转身朝后院走。

方茗梅无奈，掸了掸身上落的桂花，迟疑而去。

二进院里，十三岁的方梓龙拿着一柄木刀，正在那里演练“武功”。这“武功”是他才和学堂里一个同学学的，叫做“少林十八刀”，已经练了三天，也不知道有没有长进。“得找个人试试才行。”方梓龙想着，朝妹妹梓然的房间走去。

“梓龙，梓龙，你来。”听见爷爷叫，方梓龙转过身来。

“爷爷！”

“走，走，咱俩给关老爷烧香去。你爹要上路了，咱求关老爷保他平安。”

“哦。”方梓龙想了想，将刀撇在地下，想起妹妹来，于是问：“叫不叫梓然去？”

“不叫她，她是女的，关老爷喜欢男的。”

“好。”

第二天，也就是方茗梅临走前，张罗着给方者仙操办了八十四岁大寿。这一天，

整个方宅上下吹吹打打，人来人往，好不热闹。方茗梅还特意从五夫请来了方家的老管家吴敬达。吴敬达十几年前告老，方家专门在五夫镇上给他买了一座宅院，为他颐养天年。现在，他也是八十多岁的老寿星了，耳朵聋，眼睛花，多喝了几杯之后，想起往昔和方老头一起创业的艰难，两人竟然抱头痛哭。

“唉，大好的日子，哭个什么。”方茗梅摇头叹息。

这时，一只黑猫蹲在方家对面的屋脊上，正虎视眈眈地朝老宅里看着。方茗梅觉得心里不是滋味，但又想不好哪里不对，只好一挥手，示意下人们去把那猫赶走。

四月二十六，方家十艘茶船准时出发。鹿家镖局派了最强壮的镖师严加护卫，不敢怠慢。茶船一路北上，到了这天晚上，便来到了武夷山和江西交界处的分水关。

2

这一年是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。

分水关是武夷山进出江西的重要关口，也是连接闽赣两地的咽喉。早年，汉武开边，大批军队就是从这里的荒山中经过，从而深入武夷山腹地的。在武夷山漫长的历史中，分水关就是它微微开启的鼻息，为沉默的大山吐故纳新。

这里是分水关外的弹丸小镇。夜凉如水，小镇对面高耸的关门在月光下无言而立，注视着往来穿梭的车马。一只野狗轻轻叫了起来，小镇深处一个简陋的宅院里飘出幽幽烛火，映照出一个妇人姣好的面容。女人叫李梅英，丈夫庞文卿进京赶考，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。如今，春色烂漫，却还不见丈夫归来，李梅英抚摸着逐渐拢起的小腹，不觉焦急万分。

梅英算过日子，再过几天她的第三个孩子就要出生了。家里现在已经一贫如洗，如果丈夫还不回来的话，叫她拿什么来养育那个新鲜的小生命？况且，除了肚里的这一个，她身边还躺着生龙活虎的两个，她就是把自己身上的肉都剃了，也不够三个孩子分的呀。

李氏凄然落泪。烛光摇曳，恍惚中可见两个孩子俊秀的脸庞。

向里躺的那个是大儿子庞茂瑾。这孩子今年刚刚十三岁，正是懵懵懂懂的年龄。梅英怜爱地看了看他，又向前为他掖了掖被子。茂瑾蒙眬中睁开眼睛，随即警觉地看了看母亲，道：“娘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事，睡你的吧。”

梅英说着，赶紧低头，继续缝补衣裳。茂瑾缓缓躺下，斜瞟了一眼旁边的弟弟舜

瑾。只见舜瑾撅着小嘴，睡意正浓。茂瑾忍住笑，向他怀里摸了摸，便摸出一个大红的娃娃来。原来，舜瑾虽然已经五岁了，却还要搂着母亲方能睡着。梅英为了叫他睡得安稳，每天晚上只好将一个布娃娃塞在他怀里。

茂瑾小心翼翼地把布娃娃放在一旁，看着弟弟呵呵傻笑。舜瑾仍是酣睡，眉宇间却凭空多了一丝忧伤，似乎感觉到了什么。茂瑾看他的样子甚是可怜，于是将布娃娃重新塞到他的怀里。舜瑾在睡梦中感到失而复得的温暖，便伸手将布娃娃抱住，不久又起了轻轻的鼾声。

“娘，你说，你说俺爹要是高中了，咱家是不是也要放炮？”

“那还用说。王家起了两层楼都要放半天炮仗，你爹要是高中了，那还不得放个三天三夜的。”梅英说着，眼里充满笑意。

“那，娘，我爹啥时候会回来呢？”

“我估摸着也就三五天吧。”梅英说着，长叹一声，不觉呆住。窗外是漆黑的夜，夜里是寂寞无声的山，只有一两只老狗在夜色里汪汪地叫着，叫声清冽而悠长。

此时，一匹老马正沿着曲折的山路飞奔着。马上蓬首垢面坐着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李梅英日思夜想的丈夫庞文卿。眼看着山路回转，转眼就看到月色中分水关的影子了，文卿忽然想起古人诗中有“近乡情更怯”的句子，不觉心中惨然。

马蹄嗒嗒，庞文卿下意识地拉了拉缰绳，老马像听懂主人心意似的，缓缓止住了脚步。

“这一去，该如何跟娘子交代呢？”文卿一边思忖着，一边抬头朝关下漆黑的小镇中望去。一两星烛火在镇口闪烁，文卿认出来那是关口客栈门前的灯笼。分水关自古就是进出武夷山的重要关口，每到茶季就会有大批运送官茶的车马从这里经过，久而久之，关口处就有了这家客栈，供往来客商在此休息打尖。文卿和客栈的田掌柜本是同窗，后来，文卿做了镇上的教书先生，田掌柜就借着祖上的产业开起了客栈。两人虽不同道，却是至交，文卿上京赶考的盘缠里就有十两是田掌柜相助的。

“唉，庞文卿啊庞文卿，你不光对不起梅英，连朋友你都对不起了。”看到眼前熟悉的村镇，文卿几乎落泪。

原来，文卿此次赶考，为了补贴家用，靠着同乡的关系在京里一大户人家中谋了一份抄书先生的差使。然而，没想到的是，请文卿抄书的居然是那个写了《南山集》的戴名世。这一年，《南山集》一案案发，戴名世因在书里描述明史，触怒了康熙爷，再加上小人谗言，戴家竟落得满门抄斩，株连九族的下场。就连为刻《南山集》

出资的尤云鹗、刻《南山集·子遗录》的方正玉等人都被康熙爷以绞刑论处。而文卿作为戴府的抄书先生，也被朝廷以同党论处，四处搜捕。幸好有人暗中报信，文卿这才慌乱出京，逃往江西，竟连即将开始的大考都顾不得了。

一个月来，文卿风餐露宿，白天为了躲避官府追捕，只胡乱找了地方歇息，到了晚上方才快马加鞭朝家中奔去。他盘算着，到了家里，便带着妻子和孩子们朝武夷山里逃去，因为那里山高林密，官府若想在山里找到他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他还想，如果他庞文卿能逃过此劫，就是叫他在山里种一辈子田他也心甘情愿。

想到这里，文卿鼓足勇气朝山下的小镇疾驰而去，不一会儿，就来到了自家老宅前。

“谁？”李梅英听到动静，大声喝道，随手将一把剪刀握在胸前。

“我……”文卿的声音低沉而悲哀。

“是爹，是爹。”茂瑾说着，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来，跌跌撞撞地冲了出去。

3

几十年以后，当庞茂瑾终于要向这个尘世挥手道别的时候，忽然间在混茫中看见了十三岁的自己，以及十三岁的自己所在的那个夜晚。那时，他才以一个老人的智慧看穿了自己的生命，于是他用枯如树枝的手指指着自己的儿孙说：“你们记住，我们是从分水关来的。”

其实，他想叫儿孙们记住的是那个夜晚，因为就在那个晚上，他长大了。

那天夜里，庞文卿向妻子简单描述了一下几个月的京城生活之后，就向她坦白了他和他的家族即将面临的灾难。李梅英一开始紧锁眉头，可是听丈夫讲完，却理了理额前的乱发，将绣花针小心翼翼地别在衣襟上，然后，转过身对茂瑾说：“去，穿好衣裳，看来咱跟老王家的账该结了。”

“娘，爹去京里赶考的时候，老王家都没把钱还咱，现在，他还会还吗？”茂瑾一边扣着扣子，一边说。

“他娘，别去要了，谁不知道老王家是一霸，这时候了，他怎么肯还银子呢？咱就认了吧。”文卿蹲在地上，捂住脸。

“那可不行，咱家老太爷拼命带出来的东西，哪能说不要就不要？”

“我看，还是，还是把祖上留的那个……”文卿抬头，乞求地看了看梅英。

“那盏是祖宗留下的，就这一个念想了，你要是卖了，不等于把祖宗也卖了吗？”

说死我都不同意。”梅英说着，朝床头上的红木箱子扫了一眼。没想到，文卿已经一跃而起，朝箱子扑去。

“他爹，使不得！”梅英几乎哭了出来。这一声在夜色里显得格外凄厉，正在床上熟睡的舜瑾被叫声惊醒，大哭起来。

“舜瑾乖——”梅英拖着笨重的身子朝舜瑾俯下身去，舜瑾却兀自痛哭不止。文卿被孩子的哭声惊得心烦意乱，呆呆地从床上下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过了半晌，他起身对茂瑾道：“走，跟我出去！”

“爹，去哪儿？”

“老王家！”

夜色里，小镇更加凄凉。茂瑾和爹一前一后地走着。就在这个晚上，茂瑾忽然觉得父亲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年轻俊逸的父亲了，连日的奔波让他看上去过于憔悴，就连走路都有些跌跌撞撞。有几次，他甚至在小镇的巷道里迷了路，要不是茂瑾用手拉着他，他兴许会走到别的地方去。

“爹，爷爷当年怎么把这些钱分给了老王家了呢？”为了打消父亲心中的焦虑，茂瑾不得不轻声细语地跟父亲拉些家常。

“呵呵，官兵跟疯狗似的在后面追着，带着那些银子东躲西藏的，命都保不住，还要钱做什么。据说当年你太爷爷出了宫，先是到了河南，后来又到了湖南，反正哪偏往哪躲。到后来，好不容易把李自成的追兵给甩掉了，清兵又来了。你太爷爷就带着你爷爷接着跑，眼看着跑过了长江，跑过了洞庭湖，跑过了滕王阁，最后，愣是把命给跑没了。太爷爷没了之后，你爷爷一口气跑到这分水关口，才找了个安稳的地方住下来。后来，你爷爷一咬牙，就把从宫里带来的好些个东西给存到老王家了。”

“后来爷爷就没去要过？”

“要什么要呀，连个字据都没有。老王头在的时候，咱家还过得去，自打你和舜瑾出生之后，咱这家可是……”

“那，爹，咱这回能要回来吗？老王家那大少爷可凶着呢。”

正说着，两人来到一处深宅大院门口，大院门上挂着火红的灯笼，在风中微微摇摆。茂瑾前去敲门，门开了，看门人露出一张皱纹纵横的脸。

“常老爹，是……是我，庞文卿。我爹……我爹和王老爷子是世交。黑更半夜的，他娘要生了，我来，来看看你家少爷，看家父寄存的那些钱是不是……这么多年了，叫府上费心了……还，还麻烦您通报一声。”看门人将手中的灯笼举了起来，朝文卿

和茂瑾脸上照去，随后嘟囔了一声，放下灯笼，转身将门重新关上。

茂瑾举起拳头要砸门，门却咯吱一声开了，常老爹探头道：“等着，等着，规矩点儿！”说着，重新关上门。

宅院里传来嗒嗒的走路声。茂瑾紧贴着父亲站在门外，夜风吹来，他忽然觉得自己和父亲很像分水关口的两只狗。

很久都没有声音。时间在王家高宅的门楣上静止了。不远处的大河在分水关口回旋着，茂瑾听到哗哗的水声，如同什么人呜呜咽咽。他忽然记得小时候站在关口遥望两江的情景。就在那道山梁下面，一股大水分作两股，两股水流如同两条白色的蛟龙，在群山中逶迤而下。

孔子说：“逝者如斯夫。”可是，谁又能像那湍急的河水一样自在汪洋呢？总有些左右为难的窘境在等着我们吧。比如父亲，那样伟岸、那样自信的父亲，也不得不低头站在别人的门下。想到这里，茂瑾又朝父亲身边贴了一贴。文卿见茂瑾靠过来，伸手将他搂在怀里。

宅院里传来呵斥的声音。“嘭——”什么东西掉在地上，碎成千百个尖利的呼啸。茂瑾听见常老爹诺诺的声音，像是哀求，又像是讨好。过了半晌，门开了，常老爹的脸露了出来，苦笑着，然而愤怒地说：“老爷不在家，您，您先回去吧。”

文卿和茂瑾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情。除了离开，他们还能做什么呢？

然而，刚走出没多远，他们分明听到宅子里传来王家公子的声音。

“都是好些年的事了，谁能说得清。无凭无据的，我凭什么要给你！”

茂瑾回身望了望王家高高的大门，目光中充满了愤怒和绝望。忽然，他猛地转身冲向王家大门。可是，他的拳头还没有落在门上，就被父亲死死地拦住了。

“茂瑾，茂瑾，你听我说，爹是偷跑回来的，你想把镇上的人都惊动吗？吵醒一个老王家不打紧，要是镇上的人都醒了，咱们明天怎么脱身？”文卿说着，用手死死按住茂瑾的肩膀。茂瑾低声呜咽道：“不，我不管！我就是要他们还钱，该是咱的，一分都不能少！”说着，还要挣扎着过去砸门。

“茂瑾！你疯了！钱要紧还是命要紧？”文卿说着，对着茂瑾的脸一下子扇将过去。茂瑾只觉得两耳嗡的一声，一个趔趄，险些跌倒在地。

一阵轰鸣过后，茂瑾渐渐清醒过来。

星星还在天上，无数的星星，温暖而渺茫。公道自在人心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总有一些眼睛在看着你。比如，这星星，就是老天的眼。



“爹，我听你的，咱们走吧。”

谁也不知道，就在那天晚上，茂瑾暗地里对自己许了一个愿，那就是：这一辈子再也不想像现在这样去求人。

一辈子都不！

第二章

1

在中国人的字典里，凡是名字里带“夷”字的地方大都地处偏远，武夷山也不例外。古时，武夷山住的本是闽越人，靠山靠水，生活怡然自得。后来中原大乱，有百姓或者官僚为了避乱往南迁移，久而久之，难民们在靠近武夷山的地方逐渐踩出了两条路，一条是从分水关顺崇阳溪深入武夷山腹地，一条是顺仙霞古道从江浙到浦城再到武夷山。大概因为武夷山终日云锁雾绕，水土山景皆美，很多难民到了这里就再也挪不动脚步，于是偌大一个山区竟成了移民之山。

到了宋朝，武夷山归建州管。那时的建州属于东南边疆，在京城得罪了皇上的大小官员往往被贬到这里来。也许，对于这些不被皇家看好的才子们来说，到武夷山这样的偏远山区来做官并不是什么坏事，因为那儿离功名利禄虽然远了，却离自然山水近了。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，武夷山是个完善自我修炼心性的地方，它的存在，让他们找到了另一个真实的自我。

这些人里，就有一个陆游。陆游是绍兴人，这位绍兴才子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，就因为参加科举考试时与一个叫秦埙的人同科而背上了厄运。这秦埙是谁？原来他的爷爷就是当权者秦桧。本来秦桧安排了主考官让自己的孙子得第一的，可是却无端来了个才华横溢的陆游，这还了得？宋高宗为了安抚秦桧，在殿试时选拔张孝祥为该科状元，降秦埙为榜眼，而陆游却因此名落孙山，久久被抑。这样，陆游乘兴而来，却在—场政治力量的角逐之中成了牺牲品。

后来秦桧病死，高宗退位，孝宗登基，国策从委屈求和转而图谋恢复，主战的陆游才有出头得用的机会。但是，他耿直的性格却在官场中显得不合时宜，也因此，在陆游的一生中，他曾多次被当权者贬官他乡，去做一些闲云野鹤般的闲职。

淳熙五年（1178年）二月间，放翁自成都出发，抵达临安。孝宗皇帝闻其诗才，召见了—他，然而却不予重任，派他担任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。

年已五十三岁的放翁，晚秋就轻车就道，奔赴建安任所。

在建安这样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，陆游的生命不得已停止了澎湃的激情。如果